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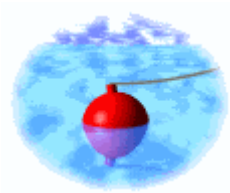
佛教专栏

离俗中的世俗 🐝🐝

释僧培 ■ 本期特约

离俗中的世俗 ~~回顾与反省自己在世俗中的学习

振威说到台湾我应有时可以写得比较多了。其实不然，我几乎是更不愿动笔了。因为内在有一些声音是文字与语言无法形容的感觉，只好凝住，不动心，泪才不会掉落。



到台湾也有一个多月了，一天的凌晨，却突然被自己的泪水惊醒。不知怎，睡著睡著，自己莫名其妙的却哭了起来。还好室友不在，不然一定会把她给吓坏了。枕上沾满了我的泪水，不知是哭了多久才醒来。

我为什么哭了，是因为梦吗？不！那天我并没有任何的梦。但为何胸口闷闷的，有什么塞得满满的，不得不化成泪水流下。我自己也无法解说。

但醒来的自己并不敢再检视自己的心，怕一个禁不住会号啕大哭。因为想哭的感觉是那的一直挥不去。如果伤心是必须，我想我的泪可以流的干脆一些。



到台湾升学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如果问我过的好吗？我无从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交际。我不会去拜访某人某事而得什的。曾有人问说，师父念书不是免学费的吗？师父不是特权份子，念书也还是要交学费的。而且也和一般人竞争申请贷学金，也可以拿不到。我只能说我的福德因缘不足，自己又不听话，学费还是要自己去筹备。自己亲自去问，去请求，而且有时还不一定可以得到。



在新纪元学院四年的日子，只拿过一次的竺摩奖学金，而且从加影亲上槟城两趟的结果。钱结果终于拿到了，我回到学院，关在宿舍哭了一天。也不知是感激还是委屈了。大山脚琉璃精舍的奖学金也是领了一次。拖了九个月，直到自己亲上槟城。观音

基金会也只领了一年的贷学金。第二年的，我自己怎也开不了口去追问。最後自己終於在新纪元学院毕业了。因为当时自己也知道，自己在新纪元学院毕业了，所借的贷学金始终是要还的。只是不知自己能在什么时候还，能拖一时且一时。因当时出国的费用亦不足，也不知该如何去还这一笔「小钱」。还好这贷学金，在自己要出国前一星期，收到来信告知可以不用还了。收到信的那一刻，真叫松了口气。至今自己仍未回感谢函于观音基金会。

还有最後两年在新纪元学院的生活费是靠吉隆坡真如寺如定法师的帮助与剃度常住两位师父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完成学业。在新纪元的日子我就这样的走过来了。到台湾南华大学升学又会如何呢?走之前，自己不敢想那多。只知道每年九万四台币的学费一定要先准备好，二万左右的住宿费，其余的开销还是个未知数。

终于人还是到了南华。在学校找工读的机会，因为是「师父」的「身份」，出於尊敬而不敢请，但吃饭还是要付钱。没有收入只有花钱的日子，心里的焦虑是很不好过的。有人说出家人去读书方便多了，有种种的便利。这是未必的。在家人读书还可以找工读的机会，出家人读书，连工读的机会也找不到。请问以那一种身份读书便利?

在自己背後没有一定的支持者，又没有申请到奖贷学金，而以贷款与东筹西凑的方式到台湾升学，心理怎也不好受。



有人羡慕自己可以到台湾升学，但我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选择走这一条路，所付出的代价有谁知道。但这样的一条路，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没有常住的支援，有谁敢去走。而我没有家人的支持，在反对的声浪比赞同的声浪高的时候走到今天。我还可以再走多久。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要求能听见鼓励的话语才能继续走下去，我不知可以停下了多少次。

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去念佛学院?现在大学都设有宗教系，比较好的老师几乎都在大学的宗教系里教书，而传统的佛学院已不再是像当初那样受到重视，而且课程的安排与生活的设计已有待重新思考。如果要接受宗教学的教育，反而在大学里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供学习。所以新一代的宗教学人会在那里培

养呢？

走笔到这里我可能越写越离题了。外面的天色也已大亮。是该暂时停笔。对于走了一半而没有继续走下的同伴，还有一些还在背後陆续跟上来的朋友，我走的步伐虽不甚稳健，但脚印子在，希望后来者能看到。在我蹒跚的步调，我还是选择了向阳的道路。



释僧培